

4月30日，世界爵士乐日，来看爵士乐如何走进音乐剧

2020-04-30 17:23

今天是世界爵士乐日！



刚刚过去的『同一个世界，团结在家』群星演出还令人欲罢不能，现在又有全新的演出了。今年的世界爵士乐日演出也采用了线上演出的形式，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由Herbie Hancock爵士乐协会提供支持，今年的纪念演出#JazzDayAtHome#将在今天下午2点至晚上10点举行，国内的B站和优酷也将进行直播与回放活动。

0 评论

分享到



Blue Note China 庆祝国际爵士乐日 特别直播活动

Blue Note CHINA

► 4.30 THU. 周四

B站8小时直播

2:00PM — 10:00PM



FEATURING

- A Bu
- Allan Harris
- Bill Cobham
- Chiara Civello
- Chihiro Yamanaka
- Dan Tepfer
- David Kikoski
- ... and many more
- Julian Lage
- Kazumi Watanabe
- Martin Taylor
- New York Voices
- Sarah McKenzie
- Tony Allen
- Ulf Wakenius



bilibili直播间

国际爵士乐日

本次活动邀请了世界各地知名的爵士乐演奏家参与，图源BlueNote爵士乐俱乐部。

爵士乐，可能是20世纪在文化碰撞中诞生的最为多元的音乐艺术。它最初脱胎于布鲁斯和拉格泰姆，非裔美国人在被奴役的大地上对故土的招魂。废奴后，在世界展览会上首度响起了拉格泰姆的乐章。而后，它钻进新奥尔良烟雾缭绕的酒馆，成为种族融合初见曙光时第一符新声。接着它代言了一个咆哮的奔腾年代，为初代纸醉金迷的美国诗人戴上桂冠。

如今，它成为20世纪的文化宝典，雅俗共赏，是美国引以为豪的原创遗产。正如20世纪的欧洲人面对菲兹杰拉德的感慨，ta们也很难想象美国能诞生如此具有情调的音乐：它是非洲音乐与西方乐器的『黑白混血』，有着其他乐种难以比拟的节奏感、摇摆率和即兴性。

最值得一提的是爵士乐的自发性，这宛若“乞丐诗人的冠冕”。它强调一种天才的随性人格和乐感魅力的混合，科班出身苦恋多年的学院派，可能时常比不上在酒馆中“三教九流”的狂欢与自得其乐。

就像《如何听爵士》有一句十分准确的描述：『爵士乐最宝贵的态度是它的自发性——拒绝规范化和典范化。一旦演奏者意图想要模仿这种自发性，它立刻就无影无踪。』



去年的世界爵士乐日，在爵士乐的发源地，新奥尔良爵士博物馆举办纪念活动。海报@博物馆官网

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质，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1年将4月30日设立为**国际爵士乐日（International Jazz Day）**，并由此强调其文化内涵中的世界性意义：有助于跨越种族壁垒、促进多元身份之间的沟通；对即兴艺术和言论自由的帮助；鼓励现代音乐与传统音乐、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对话和融合；对边缘身份群体音乐人的注目与鼓励，等等。

立足于其世界性的视角，每年国际爵士月日都在不同国家举办音乐庆典，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古巴。正如音乐人Herbie Hancock在2019年的发言，他和其成立的爵士协会促进了国际爵士月日的诞生。“目前世界各国被内外部的混乱和骚动充斥，或许这时，爵士乐仍是世界性的和平通用语。”



创始人Hancock在2019年的国际爵士月日全球音乐会上发言，将爵士再次描述为"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peace"。

而这种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连的音乐，也深深影响了美国另一种十分现代性的艺术类型：音乐剧。

1899年，曾在世博会上演奏的Scott Joplin卖出了十万张唱片拷贝。1910年，第一位黑人演员登上百老汇舞台。1919年，芝加哥成了爵士之城。1921年，爵士乐曾因为“过于淫秽”被列为违禁。

但接下来，它却势不可挡。不但涌现了像Miles Davis等诸位爵士乐大家，黑人音乐家纷纷获得灌录爵士乐唱片的机会，百老汇音乐剧也纷纷注意到了爵士乐，将这一耀眼的热点引入创作，或者直接将其作为创作主题。



1921年，音乐剧《Shuffle Along》在百老汇首演，这是第一部票房大爆的全黑人卡司百老汇歌舞作品，不仅打破票房纪录，更打破了此前充满歧视语境的种族刻板印象。其中的大热单曲由一只爵士乐队进行演绎。

这部剧的成功百老汇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随着爵士元素变得更加备受瞩目，后来的音乐剧创作者逐渐想让自己的作品和爵士乐产生更多的『联系』——无论是这种音乐文化中的随性浪漫，还是罪与美交织的愈堕落愈快乐，抑或是末世沉沦中的市井欢庆。制作人们惊讶地发现，爵士乐对音乐剧文本的盛放，是如此自由、轻盈、兼容并包。

虽然一部完全的“爵士乐音乐剧”并不多见，但在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作品中，却留下了不少爵士乐的身影。



《歌厅》（Cabaret）

《歌厅》这部传奇音乐剧诞生于1966年，由John Kander作曲，Fred Ebb作词，改编自由小说《柏林故事》诞生的戏剧作品，讲述了1931年德国纳粹上台时，柏林一家朝生暮死的歌舞厅里，一位名为Sally的舞女和一位美国剧作家，他们之间产生了诡秘却又不同往常的爱情。这部剧诞生起便赢下了托尼奖最佳音乐剧，至今屡屡复排。最知名的版本应该是由百老汇知名编舞鲍勃·福斯改编的电影，拿下奥斯卡多项大奖。

“Cabaret”是一种同样在欧洲十分风靡的歌舞酒馆类型，在德国尤为热门。而在当时，爵士乐这一享乐主义的美国风潮也传到了德国。事实上，第一本标题提到“Jazz”一词的书便源自德国，那时爵士还被指认为一种舞蹈。



1927年，魏玛共和国的色情杂志插图 | 图源@Susanlenox

而在一战后，急于忘却战场失意的魏玛共和国便热切拥抱爵士乐这一极具现代性的音乐。而爵士时代的狂热也从美国漫到了大洋彼岸，电台、唱片和现场表演不断地催生爵士在德国的国民度。许多古典乐和其他音乐类型的作曲家也参与进爵士乐在德国的改写，令其成为一种更加流行和具有舞蹈驱动性的形式。

John Kander曾在《卫报》采访中提及，在为《歌厅》创作乐曲时，他几乎听遍了1920年代能找到的德国爵士乐作品。对德国爵士乐元素的利用与还原，非常有感染力地重现了**1931年初妖艳异常并具有末世感的享乐氛围**：既回顾1920s爵士乐带来的膨胀与活力，再将这份遗产置于纳粹临上台前、即将揭开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惨痛之屠杀回忆的恐怖中。扭曲下的梦幻、淫邪与颓废之美，让人感受到镜花水月般的吸引力。

而这种压抑里荼蘼的放纵，和剧中人多样的情感形态也不谋而合。Sally是一个浓妆艳抹却颇为中性的“酷儿女郎”，她爱上了邻居租客，一个性情温和的美国剧作家Cliff，然而对方却有被同性吸引的倾向。TA们甚至卷入一场三人行浪漫的浪漫之中，却最终在战争即将打响的阴影下不得不与彼此离散。

最终Cliff离去，Sally留在即将被战乱和纳粹吞噬的歌厅，最后一次以璀璨的激情，去吟唱即将成为昨日黄花的一切，在无常世事中纵情宣言：“Life Is A Cabaret!”

战争的扭曲、人欲的纯洁与蛊魅，金钱的迷狂，末日下狂欢的变异，德国爵士乐中犹太人和黑人种族的融合，这种没有边界与规则的“滥情乌托邦”，会如何引发即将上台的纳粹在威胁感中进行全方位的碾压，这些张力都以风格化的展现写在了《歌厅》的舞台中。



朱迪·丹奇在西区首版《歌厅》中饰演舞女Sally，这也是她首次触电音乐剧。

Sally更是成为一代LGBT ICON，无数女演员梦寐以求的舞台形象。不但将丽萨·明奈利捧成了奥斯卡影后，西区首演更是由朱迪·丹奇担任，“石头姐”艾玛·斯通，“初代伊丽莎白”Pia都饰演过这个经典角色。



《芝加哥》（Chicago）

说起爵士乐对音乐剧的影响，必然要提及音乐剧《芝加哥》。

这部百老汇长盛不衰的经典，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爵士乐与音乐剧”的代言词。很巧，《芝加哥》的制作团队和《歌厅》一脉相承，音乐同样由John Kander谱写，词作由Fred Ebb负责。而剧本则由1972年执导了《歌厅》电影版的Bob Fosse与Fred共同制作。

因此，观众能在《芝加哥》中看到一脉相承的奢靡与紫醉金迷。但与《歌厅》在糜烂和浪漫中书写浮世飘零的怆然不同，《芝加哥》是一道彻底的娱乐盛宴，它非常准确地捕捉到，在1920s咆哮年代下的享乐之都芝加哥，罪恶与娱乐是如何快活地相互勾连。但与前作描述小人物在乱世中的浮沉不同，《芝加哥》从头至尾便是一个『欲求扬名立万』讽刺故事，一个美国梦被罪与美腐化后的香艳变体。



在2018及2019年中国巡演的版本中，女主角Roxie高举头条“我震撼了芝加哥”的报纸，想必是观众都难以忘记的名场面。

作为一部70年代的音乐剧，《芝加哥》非常超前地定位了1920s的争议性话题：美人情杀与名人谋杀的合体。这部音乐剧立足在一个改编自真实案件的剧本上，在当时，芝加哥的陪审团制度中是全男性班底。当女性被告者想要为自己脱罪时，使用”性魅力“作为诱饵便成为了噱头。而媒体报纸也乐得宣扬『接吻之后开枪』这样的热点饕餮。最终在两者的合力下，谋杀审判变成了一场造星的歌舞综艺秀。



而爵士乐在《芝加哥》中，无形之内掌控全场。一方面是歌曲编写中充满了大量的爵士元素，被不少评论视为一场当之无愧的”爵士乐歌舞秀“（Jazz-Vaudeville）：

开场的《All The Jazz》是对爵士乐的一场全景式致敬，《Hot Honey Rag》是对拉格泰姆时期的怀旧。名场面“提线木偶”《We've both Reached For The Gun》与1929年在芝加哥红极一时的E.C.Cobb的《Transatlantic》十分相似。顾影自怜的《Mr.Cellophane》怪异地致敬了Louis Armstrong和Duke of Dixieland以及其他同期的爵士乐作品。

同时，爵士乐和当时的剧场也呈现出混杂的倾向。研究者David Savran便曾指出，在禁酒令时期，爵士乐酒吧和夜总会时常会上演舞台剧，提供观看甚至允许顾客作为演员参加。这些地下酒吧的演出提供了一种极为迷幻的戏剧化环境：新派的个人解放、圈内人的俚语、香艳、非法的杜松子酒和大麻，性表达和种族融合为新音乐增添戏剧性。

在芝加哥的卡巴莱歌舞后，这种对视觉性的关注增延到了剧院的舞台上。而在音乐剧《芝加哥》中，这也成为一一被重点还原与致敬的元素。



2003年电影版《芝加哥》，泽塔琼斯饰演歌舞秀舞女Velma，芮妮齐薇格饰演由唱诗班的南方女孩的”堕落“美国甜心。

另一方面，爵士乐的感官性和其揶揄的特质，成为了《芝加哥》剧作的灵魂。它将1920年代类似“爵士和酒精令女孩变坏”的指责，巧妙地转喻到法律机构的腐坏和大众对桃色犯罪趋之若鹜的病态中。而芝加哥正是当时全美犯罪率极高的城市，同时，爵士乐也在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疯狂扩张速度。这甚至引起了社会活动家的注意，”1893-1950，芝加哥的爵士乐在全美无可匹敌。“

但这并非单维的批判，反之，在无限香艳的歌舞和性感魅惑的女性人物中，不断地产生自反性。同时，爵士元素和其他乐种类似探戈舞曲的杂糅，也给了那些被视为Sinner的女性犯罪者愤怒的权利与魅力。同时，它也将女性狡黠与无辜混杂的性气质、两性之间的背叛/勾引/共谋关系，ShowBiz永远在残酷中对投机者敞开大门的开放性，都在《芝加哥》极具趣味的演绎中展现。

没有爵士乐的影响，便难以诞生《芝加哥》。至今，它仍是用挑逗的娱乐性去平衡一个真实罪案复杂性的极佳案例。



乔治·格什温 (Geroge Gershwin)

但如果要重新回溯，将爵士乐与古典乐融合，带进剧场，这个功劳少不了乔治·格什温。

作为俄国移民，格什温于1899年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在这个种族国籍混杂的街区中，市井生活中此起彼伏的喧嚣和噪音，代替了学院派的理论和书本，成为格什温人生中第一曲交响。同时，那些来自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手也给他带来很深的影响，来自黑人聚居区的拉格泰姆，也在其人生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

因此，在学习钢琴过程中，这些民间音乐反倒“占据了上风”。格什温逐渐发现他对发掘一种全新的混合型音乐的渴望，胜过去习得纯粹正统的古典乐。

而爵士乐，在其看来成为一种美国民族音乐的典型性。“爵士乐不是美国唯一的民族音乐，但它一定是最强劲有力的那个，它比任何一种音乐都更能融在美国人的骨血和生命韵律中。”

尽管在如今，格什温并不被定义成一个爵士乐音乐家，但毫无疑问，他令爵士乐走进美国剧院，并对其成为雅俗共赏的流行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将这种无忧的，多元化的风情带入了剧院。

16岁时，他勒米克音乐公司专门写电影插曲和流行歌曲。1917年，格什温作为一个排练的钢琴师，在百老汇结识了不少要人。因此他得到了为秀场谱写歌曲的机会，并在1919年凭借歌曲《Swanee》蜚声百老汇，这首歌曲后来成为了全国的热单。接着，格什温在百老汇带出了他的首部音乐歌舞秀《拉拉露西尔》。

1924年，格什温与1920s极具影响力的“爵士之王”Paul Whiteman有了联系，并受其委约创作了“交响爵士乐”《蓝色狂想曲》。Paul曾言，爵士乐能让美国人意识到音乐的多样性，并为更多不同种族的音乐家打开受众的大门。而格什温作为一个更能被“广泛接受”的白人，对爵士乐进行了转译和容纳式的改编，令这一边缘类型的音乐逐渐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大受欢迎，也出现在像卡耐基音乐厅这样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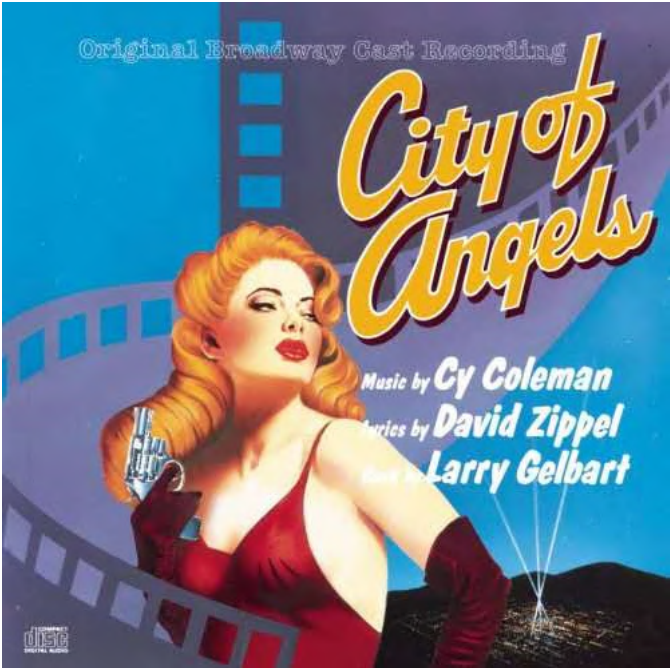


1935年首演的美国民族歌剧《波吉与贝斯》，如今看来音乐剧的成分更重

而最为大胆和具有代表性的，则是1935年首演的格什温歌剧《波吉与贝斯》。这是格什温对美国民族歌剧的尝试，讲述了黑人乞丐和妓女动荡的爱情与悲苦的生活。尽管有评论批评这部剧作充斥着种族主义视角，但它的确是在《演艺船》之后十分难得的黑人卡司阵容，而格什温为了捕捉这种民族性，搬进了查尔斯顿县黑人区的贫民窟。而这部作品后来也成为了格什温被搬上舞台次数最多的作品。

《波吉与贝斯》采用了传统歌剧的宏大结构，却将其与黑人爵士音乐相融合。而剧中名曲《Summertime》更是成为屡屡被爵士乐手二次演绎的热门单曲。这部剧作也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几位爵士乐手致敬的对象，Miles Davis和Louis Armstrong以及Ella Fitzgerald都曾灌录过《波吉与贝斯》的完整曲目。

某种程度上，这部剧作的成功，以及格什温通过糅合爵士乐与古典音乐来创作一种美国新声的尝试，为后来爵士乐手在美国的发展“扫除了层层阻碍”。



《天使之城》（City of Angels）

音乐剧热衷于用爵士讲述“邪恶与魅力”的故事，而音乐剧《天使之城》则接过了这一传统。这部悬疑音乐喜剧由Cy Coleman作曲，David Zippel作词，Larry Gelbart编剧，是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黑色电影的致敬。

人气作家Stone正在改编一部侦探小说成为电影剧本，却因屡遭瓶颈而大伤脑筋。同时他与其创造的剧中的主人公Stine，携手演绎了相互交叉的“剧中剧”。

这意味着，舞台上要同时讲述两个故事。剧中通过“彩色”和“黑白”的色彩对比，呈现“现实”和“电影”的差异，是音乐剧舞台美学上的一大创新。

而《天使之城》中的爵士元素，则与剧作中对黑色犯罪电影中的硬汉气质的摹仿，互相形成了精巧和鲜明的对照。作曲Coleman早年便有过爵士钢琴演奏的生涯，他将这种对旧时风格的致敬带入了《天使之城》。“我一直想在剧院里呈现真正的爵士乐，不是那种风格杂糅的，或者是那些编排非常详尽的作品。”但同时，Coleman和Zippel也协作，将老式的爵士乐风格带入了雷蒙钱德勒式的侦探故事，最终呈现出的风格，被不少剧评人评价为“最具爵士精神的音乐剧”。



本来今年西区即将上演复排版《天使之城》。Company性转版女主Rosalie和“肉排”Hadley Fraser共演夫妻档。

接下来今年的爵士乐日演出即将开始了，除了入坑一下爵士乐之外，还可以找出这些爵士乐相关的音乐剧或改编电影重温一下。

文 | JunQi

参考资料：

[1]Of Problematic Representations and the Dichotomy of Intentions versus Bias: Jazz in Chicago, the Musical

[2]'City of Angels' Songs Echo the Jazzy Youth Of Their Composer – The New York Times

[3]各大剧目的维基百科



更多资讯请关注『贝壳』微信公众号。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阅读 (248)

我来说两句

0人参与，0条评论